



◆陈昱

“作为土生土长的敦煌人,眼看着西湖湿地在渐渐干涸、沙化,十分堪忧。如果这块极其珍贵的天然湿地消失了,我们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在友人琼安排的一次聚会上,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包海荣说起了西湖湿地的现状。

据专家测算,库姆塔格沙漠正以每年4米的速度向保护区推进。西湖,甘肃河西走廊的最后一道屏障,正在经受着种种考验,与严酷的自然环境做着顽强的抗争。

“一定要去看看这块敦煌仅存的珍稀湿地。”想到这块湿地的存亡直接关系到文化名城敦煌以及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安危,想起昔日繁华的古丝绸之路,我们的内心顿生些许悲凉。

恰逢北京的一个户外野生动物保护考察团来西湖保护区进行考察,包海荣亲自带队,我们得以跟随其后,一路向西南,探访那片湿地。

聆听无水之殇

“要不是去年那场罕见的特大暴雨,今天就能看到浩瀚无边的绛红色地貌。远处的大青山在太阳的照耀下熠熠发光;太阳落山前,又会呈现一种神秘的黛青色。站在高坡上看,景色极为美观。”包海荣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们介绍西湖湿地的情况。

敦煌西湖湿地生态公园距离玉门关以西8公里,位于面积达66.34万公顷的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湿地里地域开阔,水沙共生,物种多样,有极具特色的西北绿色植被,还有野骆驼、黄羊等国家濒危动物。

西湖湿地是阻挡沙漠东进敦煌最关键的生态屏障,对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着重要作用。然而令人忧心的是,就是这样一片直接对抗沙漠的湿地,面临着湖泊沼泽化、沙丘活化等问题。湿地内部的忧患、沙漠的扩张,更有人为破坏的因素,使得西湖湿地的地下水位不断下降、总面积逐渐缩小。

极地越野车驰骋在库姆塔格沙漠东北边缘的荒漠中。“在广袤的沙漠里,坐在车里朝着一个方向渐行渐远”,这是琼第一次踏上沙漠之旅之前,脑海里想象的画面。然而,当越野车在沙漠里颠簸时,她才意识到这样的户外体验“太没准

备、太意外了”。经过一个小时的爬高入底,我们才离开异常难走的戈壁地带。

“看啊,有黄羊的脚印。”作为经常穿越库姆塔格沙漠的专业稽查员和卡塔尔汽车拉力赛试车手,包海荣车技高超的同时,眼睛也极为敏锐。待车停稳,我们推开车门就蹿出去看那罕见的黄羊脚印。不知道今天的运气会怎样,真希望能够看到美丽的黄羊。我暗自揣想着,眼睛不停地往戈壁滩上寻找黄羊的踪影。

突然我发现前方有一堆刺眼的白骨。“什么尸骸?不会是人的吧?”“是野骆驼的。”在征得包海荣的同意后,我拿起相机跑到了远处那堆白骨处。原来真是一只野骆驼的尸骸。

在中国为数不多的珍稀野生动物家族中,野骆驼作为生命力最强的一族,显然是被人们遗忘了。它们在大漠深处往来,靠喝盐碱水就可以生存,如今却落得濒临灭绝的境地,令人揪心。看着这善良生灵的遗骸,我不禁开始想象,它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故事?

到访自然保护区

两个小时,车子来到一低洼处,远远看见一栋黄色围墙的建筑,想必这就是西湖国家自然保护区了。保护区有6名工作人员,轮流值守湿地。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他们经常在保护区荒无人烟的大漠深处巡查。一位管理人员对我说,吃饭喝水一直都是他们生活的最大问题。夏天尚能在园区内种植作物,勉强自给;冬天就需要从百公里外购运食物。饿了啃干粮,渴了喝附近小河打来的凉水。到了晚上,他们住在简易的帐篷里,提防偷猎者入侵,甚至有时要和他们斗智斗勇。

我们来到保护区前方不远处的一条河边,河流不算宽,但是潺潺的流水使人感受到一派生机。

谈及保护区几十年的变化,包海荣露出痛惜之意:“以前,人们晚上睡觉时还能听见狼叫声,敦煌西湖保护区内河水潺潺的声音也听得十分真切;可现在,就是到西湖深处找点水喝都很困难,狼、野骆驼就更难见到了。上世纪70年代,敦煌西湖基本上没有了地表水源补充;80年代初,西湖的少许河床还有些渗水,但现在也没有了。敦煌西湖现在的水源主要靠祁连山和阿尔金山雪山下渗潜流,地表水只在3月至6

月的雨季才有。”

敦煌的命脉是水。由于日渐严重的沙化,以前这条足有30公里长的河道,现在却萎缩了近一半。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环境的持续恶化,一些生长灌木丛的土地被碱化,植物将面临枯死的结局。“1998年夏,一场大雨使原本平静的河流变成了怒吼猛兽,洪水瞬间冲进了一座土房,不一会儿就将房屋彻底摧毁。屋内的居民想尽一切办法自救,这才保住了生命。”包海荣一边指着已经被高高的芦苇遮挡,几乎看不清的半截土坯房,一边说着。即便多年过去了,谈及此事他依然心惊胆战。

在保护区的身后我们发现了一座窑洞。这座窑洞构造奇特,分布有客厅和主、副卧室,其土质坚固,多年屹立不倒。墙体上浮现出的白色线条,实际上就是多年前洪水泛滥造成冲刷而成的印记。

随后,我们来到不远的山坡上,远看坡下河道的滩涂。据说,解放前有人曾经在这里非法种植罂粟,后被举报,遂弃田逃之夭夭。由此可知,这滩涂当时还是一片沃土。

荒野的启示

一天的行程即将结束。坐在车里,看着远处,整个视野里只有枯黄的草、褐色的山和青灰的沙,这种没有生灵的凄美让人震撼而失落。

仿佛是上天的恩赐,远处突然跑来了几只身似藏羚羊般健美的黄羊,看到我们的车子后,它们机警地跑向了山坡,在坡上扭头看了看我们,继而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适逢其会,猝不及防,虽然没能来得及用相机记录,但黄羊的身影却已深深刻入了心底,在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

为了保卫敦煌,在遥远的罗布泊前沿,敦煌人筑起了一道生态屏障: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骆驼,这个谦逊的庞然大物,用尸骨宣告自己曾经在这里勇敢地奔跑;身姿健美的黄羊,则演绎着戈壁旷野最后的生命之舞。

行走在敦煌之西的枯荣之间,我不禁感慨万千:荒野不需要人类的启示,自然本来就是生命的依托。守护湿地,守护敦煌画卷里的每一抹颜色,都是在守护我们自己。否则,那将是我们终将逝去的生命绿洲。

在《见字如面》节目中,演员何冰深情地朗读了莫言写给父亲的一封信。这封信写于2003年7月14日,语言平实,却充满了莫言对父亲深深的敬仰和浓浓的思念。

莫言:《我写了一篇小文章》

大:

自从家里安装了电话,再也没有给您写过信。最近刚写完了一部名叫《四十一炮》的小说,胡编乱造的故事,与家乡无关,更与村子里的叔叔大爷们无关。

自从在《红高粱》里使用了村子里人的真实姓名,惹得人家不高兴,我汲取了教训,再也没有犯这种错误。今年春天北京闹“非典”,我被封闭了三个月,憋得慌,很想回老家去,但听说从北京到山东的人,先要隔离半个月,怪麻烦的,只好罢了。

我知道妻子已经收割完毕,家中已经吃上了用新麦子面粉蒸出的馒头了吧?我们在这里吃的面粉,都是陈年麦子磨的,其中还添加了增白剂什么的,白得发青,不好吃,没有麦子味。想起老家的馒头和大葱我就想家。

北京的大葱也不好。北京什么都不好吃。北京的大蒜也不够辣。昨天高密的王大炮来了,扛来了半麻袋大蒜,紫皮、独头,辣得我很过瘾。

他说前几天去看您,说您身体很好,我们很高兴。中午包饺子给他吃,白菜猪肉馅一种,胡萝卜羊肉馅一种,都很饱满,煮出来白胖,小猪似的。捣了满满一白子蒜泥,我捣的,加了醋、香油,味道真是好极了。

大,我们家那盘大石磨还有吗?千万保存好,别被人弄了去。将来找个石匠琢磨琢磨,支起来,买头小毛驴,拉着,磨新麦子。石磨磨出的面粉,比机器磨磨出的好吃。高密火车站前,有一家卖石磨火烧的,面特别硬,很好吃。但我知道他们使用的不是用石磨磨的。将来咱们自己磨。还有那柄腰刀,可别当废铁给我卖了。

我前年回家,跟俺二嫂说要那把刀,她说不知道让大藏到哪里去了。我记得咱家还有两把铁锤,很沉,就是秦琼使用的,后来就看不见了。听说是一个表叔拿去了,还能找回来吗?再,您帮我安一把小锤吧,这里有核桃,我要用小锤砸核桃吃。

前几天父亲节,我写了一篇小文章,题目叫《父亲的严厉》,写得不好,但还是抄给您看看:

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四十多岁,正是脾气最大、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在我们兄弟们的记忆中,他似乎永远板着脸。不管我

们是处在怎样狂妄喜悦的状态,只要被父亲的目光一扫,顿时就浑身发抖,手足失措,大气也不敢再出了一声。

父亲的严厉,在我们高密东北乡都是有名的。我十几岁的时候,经常撒野忘形,每当此时,只要有人在我身后低沉地说一声:“你爹来了!”我就会打一个冷战,脖子紧缩,目光盯着自己的脚尖,半天才能回过神来。

村里的人都不解地问:“你们弟兄们怕你们的爹怎么怕成这个样子?”是啊,我们为什么怕父亲怕成了这个样子?父亲打我们吗?不,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他骂我们吗?也不,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他既不打你们,也不骂你们,那你们为什么那样怕他呢?是啊,我们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怕父亲。

我们弟兄们长大后,还经常在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但谁也说不上。其实,不但我们弟兄们怕父亲,连我们的那些姑姑婶婶们也怕。

我姑姑说,她们在一起说笑时,只要听到我父亲咳嗽一声,便都噤声敛容。用我姑姑的话说就是:你爹身上有疼人毛。

我父亲今年已经80岁,是村里最慈祥和最和善的老人。与我们记忆中的他判若两人。其实,自从有了孙子辈后,他的威风就没了。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虎老了,不威人了。我大哥在外地工作,他的孩子我父亲没有帮助带,但我二哥的女儿、儿子,我的女儿,都是在他背上长大的。

我的女儿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见了爷爷,还要钻到怀里撒娇。她能想像出当年的爷爷咳嗽一声,就能让爸爸战战兢兢、汗不敢出吗?

后来,母亲私下里对我们兄弟说:你爹早就后悔了,说那些年搞阶级斗争,咱家是中农,是人家贫下中农的团结对象,他在外边混事,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生怕孩子在外边闯了祸,所以对你们没个好脸。

母亲当然没说父亲要我们原谅的话,但我们听出了这个意思。但高密东北乡的许多人说,我们老管家之所以出了一群大学生、研究生,全仗着我父亲的严厉。如果没有父亲的严厉,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还真是不好说。

探访敦煌最后的一块湿地

敦煌之西,大漠之痛

地球脉动

珍惜大自然的恩赐

◆王京康

今天是世界水日,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去年底,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安德鲁农场生活体验中,与水有关的一段经历。

2016年12月22日,在墨尔本大学学习的女儿为我安排了一次澳洲农场生活体验,这一段农场生活使我感受颇深。农场主一家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对水的珍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刚到农场的头三天,在城市生活惯了的我天天洗澡,并没有对用水特别在意。一日,在农场主安德鲁女儿生日 party 上,无意中看到贴在墙上的纸条,上面用笔清晰地写着两句话,内容大致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请每天洗一次澡;第二,脏衣服攒足够量才可使用洗衣机。原来,这里的人们有着如此自觉的节水意识。此次发现,对我触动很大,促使我开始关注起安德鲁一家的水源状况和用水习惯。

安德鲁农场坐落于澳大利亚东南部地区,这里草木茂密,适合畜牧。因缺少河流,水资源极为贫乏,雨水便成了当地居民的主要水源。同其他人一样,安德鲁在房子后面安装了一个地下水蓄水箱。冬天下雨季节到来时,雨水借助屋顶的倾斜角度汇聚到蓄水箱中,就能作为一年的



澳大利亚东南部地区雨水收集器,用于日常的生活用水。王京康摄

生活用水使用。

当我向安德鲁了解农场水资源状况、雨水净化和水质情况时,安德鲁做了详细的介绍。

安德鲁是农场第四代传人,祖辈曾经为扩大牧场而砍伐了大量的树木,使这一带的自然生态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到安德鲁父辈一代,人们开始意识到自然生态平衡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于是,种植树木,以林养草,以草畜牧的环保理念便一直延续到安德鲁这一代。现在,这里的牧场已是草木茂盛、鸟类繁多,考拉、袋鼠等几十种野生动物在这里衍繁息生,自然环境得到了改善。牧场的水塘干枯

现象明显比前几年减少,羊群及附近野生动物的饮水也因此得到了保障。

由于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良好,空气清新,收集的雨水非常干净。安德鲁家收集的雨水只需简单过滤,定期检查水质,就可以直接用作生活用水。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直饮雨水是一种常态。当我问及是否考虑过开发地下水资源时,安德鲁回应:“大自然已经赐予我们这么好的淡水,我们为什么还要更多地索取呢?”

为了保护水与土壤资源不被人污染破坏,安德鲁一家只使用有机肥皂和洗涤剂。他们的垃圾会进行

细致的分类,可回收物和有害污染性垃圾都要妥善保存,统一运往回收站;有机垃圾则直接在农场进行堆肥处理。所以,在广阔的农场,几乎看不到塑料袋等生活垃圾。

澳洲的水土资源相比我国要贫乏很多,其中内陆中心区域是大片的干旱区。从1995年到2012年,澳大利亚经历了一场延续数十年的大旱,水资源严重短缺。澳大利亚各州被迫出台了限水法令和节水措施,将节约用水、保护水源提高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经过这场大旱的洗礼,澳洲人学会了,也习惯了节约用水的生活。虽然旱灾已经结束了5年,人们依然有着较强的节水意识和习惯。

水是地球上万物生长的源泉,没有水就没有丰富多彩的世界,也就没有代代生息的人类。水是大自然赐予我们最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然而许多人节水护水意识淡薄,水资源被不断过度开发。作为地球公民,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到珍惜和保护水资源的行动中,不让眼泪成为我们地球上最后一滴水。

正像安德鲁先生所说:“大自然赐予了这么好的淡水,该是我们感恩回报的时候了。”

艺海拾贝

从远方赶来,赴一面之约



刘俊 摄/文

泸沽湖是一个湖,一半是彩云之南的还没入口的酒,一半则是蜀地飘在天上欲滴的一潭露珠。

初访泸沽湖,确实应了那句“目光所及皆图画,步履所至尽仙源”的意境。只见湖周群山环抱,格姆女神山高踞湖畔,飘逸的后龙山插入湖心……得天独厚的地形地貌,造就了泸沽湖优美的自然景观。

沿着泸沽湖,在大落水的

湖畔,那些白色的桌子、凳子,成为了一道风景。清新文艺风格,总会赢得年轻姑娘们的欢心,屡试不爽。

夜幕降临,繁星点点将泸沽湖黑乎乎的天空变得亮堂堂。夜宿湖边小屋,伴着水浪拍岸的声音睡去,又在清晨被浪打水岸的声音叫醒。推窗远望,湖面上雾气缭绕,勤劳的海鸥晨起觅食。湖畔的猪槽船上,尽是等候日出的人。